

# 迈好军旅第一步

# 跑好强军接力赛

——军队青年英模代表与新兵新学员对话交流活动发言摘登(下)

## 祖国，请您检阅

■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二级军士长 李小龙

参加国庆阅兵，是很多战友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幸运的是，我连续参加了3次。对我来说，3次参阅不仅是青春最美的时光，更是军旅最难得的历练。

新兵连不到3个月，我就迎来了一个机遇。当时，集团军奉命组建国庆50周年阅兵方队，我在连队分到一个参阅名额。来到阅兵队的前3个月，我只干了一件事：站军姿。大夏天，太阳火辣辣，我们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每次下来，我们浑身湿透，腰酸背痛，走路都变形了。

我身体比较单薄，1米76的个子只有125斤，一直在队列的二、三排面徘徊，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。看着一个个战友遗憾地离开，我心里暗暗使劲，一边多吃饭长身体，一边做俯卧撑练胸肌。最后，我不仅留了下来，而且被调到第一排第7名。这次阅兵，让我这个农村娃坚定了扎根军营、建功立业的信心。

阅兵归队后，听说连队要派人去学某新型反坦克导弹，我连夜写了申请书。刚参加培训，我就闹了个笑话。我只有中学学历，在学校学的还是俄语。看到操作平台上密密麻麻的按钮和英文字母，我一下子蒙了，指着个按钮问：“这个‘NO’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这是‘ON’，开关键都不认识！”战友的一句话，让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。我想，驾驭信息化装备，要是不把“ON”这个开关打开，它会永远对我说“NO”。

我拿出阅兵训练时那股拼劲，3个多月时间里，往返研究所和厂家20多次，把这套武器系统搞得一清二楚。学成回来，旅里选定我执行第一发实弹射击任务。我没日没夜地练读秒、练瞄准、练手感。当年，实弹战术演习，导弹精确命中靶心，我成为全军第一个发射该型导弹的战士。

在一次跨区实弹战术演习中，上级赋予连队3发实弹发射任务。这3发弹谁来打、怎么打，大家争论不休。作为士官文委，我在会上表态：“我带两名训练最好的义务兵来打，打最远的目标。”

在大漠戈壁，我首发命中目标，并超越该型装备的理论射程。随后，我将射击位交给新兵射手。看他双手不停地在裤腿上擦汗，我说：“这发弹打不出去，你永远都是预备射手！”他深吸一口气，转头对我说：“班长，请为我读秒！”1秒、2秒、3秒……命中目标，他抱着我哭了。

转眼间，进入服役的第12年，我感觉自己走到了军旅生涯的终点，但国庆60周年阅兵的到来，成为我的一个新起点。参阅那天，我作为方队领队，站在指挥引导车上，向天安门敬礼的那一刻，真正体会到一名士兵站在排头接受检阅的无上荣光。

阅兵场上站排头，比武场上也要拿第一。2011年，在上级组织的教学法大比武中，我又走上擂台。每天设计课题到凌晨，白天又精神抖擞地带着示范兵一起练。最后，我作为唯一一名士官代表，第一个上场、第一炮打响，并因此荣立一等功！

今年国庆前夕，我第3次踏上阅兵征程，成为战旗方队的一员。战旗方队是首次亮相，人员来自不同单位，训练时间非常短，任务一波接着一波。我和战友天还没亮就开始站军姿、练敬礼、喊答词，一直练到半夜。

一次军姿训练，到最后10分钟时，一名战友抽筋了。我跑过去问他：“还能坚持吗？”他咬着牙喊道：“教练，我能坚持！”看着他痛苦的表情，我真想停下来结束训练。但过不了这个坎，又怎能接受检阅？

10月1日，当我们战旗方队引领着铁甲洪流，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的那一刻；当将军领队一声令下，100名擎旗手整齐划一“向右看”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我为祖国和军队的强大倍感骄傲，为百面战旗的精彩亮相倍感自豪，更为身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倍感荣耀！

祖国，请您检阅，“敬礼——”！



看到大家年轻、充满朝气的脸庞，我一下回想起自己当兵的历程。

转眼间，我已从军22年，当过炒菜的炊事员，当过负责导弹转运的转载号手，当过亲手按下点火按钮的导弹发射1号手，还当过导弹发射单元指挥长。

从炊事员到指挥长，这里面有许多故事。1997年底，我怀着从军报国的梦想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导弹兵。可新训结束，我被分到了炊事班。

那时候，人天天玩导弹，我是天天敲鸡蛋，心里很失落。我找到连长汇报思想，连长跟我说：“如果连做饭的活都干不好，就甭想调换发射导弹的岗位。”就这样，我在炊事班一干就是大半年，厨



■火箭军某旅二级军士长 何贤达

艺渐渐增长，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认可。在忙着敲鸡蛋的同时，我开始利用工作间隙琢磨导弹。有人笑我“做大梦”，但我没有放弃，常常夜里抱着厚厚一摞专业教材悉数翻遍。半年后，全旅专业普考，作为炊事员的我名列导弹专业前三名，如愿被选为导弹专业苗子。从此，我走下灶台、登上吊车，成为一名导弹转载号手。每次考核，我都名列前茅，被大家称作“金牌转载员”。

转载专业过关后，我又向着发射导弹的梦想发起冲锋。负责点火发射的发射1号手，专业难度大、要求高，电路图展开有十几米长。那时，我怕别人笑话，只敢私下自己偷偷学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我慢慢自学掌握了发射1号手岗位知识。

那年，我们营赴西北执行导弹发射任务。1号手因高原反应无法完成发射操作，带队领导犯了难。我立刻主动请缨。第二天，我顺利通过岗位资格认证，成为全旅第一个担任1号手的战士。

指挥长就像乐队的“灵魂人物”。当时，指挥长都由军官担任。一个干部从毕业到胜任指挥长岗位，至少需要一年多时间。刚成长起来的指挥长，又可能面临职务调整，很难保证这一发射“C位”的稳固可靠。形势和任务促使我们开始思考，能否让更为稳定的士官群体来担任指挥长呢？

从2008年开始，我积极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。2012年，我旅发射单元面

临扩编，干部紧缺。旅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：“何贤达，你提议士官担任指挥长的机会来了。你敢不敢做第一个‘吃螃蟹’的人？”

我一口答应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干好这个发射指挥长。那段日子，我顶住压力，缠着营连长学指挥技巧，带着发射单元反复演练技术特情处置。当年，我通过层层严格考核，成为该型导弹第一个由士官担任的指挥长。

记得一次指挥发射导弹时，刚进入发射程序，8号手就神色紧张地报告：“发射车底盘短路，无法启动！”当时气温较低，故障原因可能出在低温启动装置上，我迅速拿起工具，钻入底盘下。8号手重启车辆，一次成功！当年底，我因成功指挥多次实弹发射，荣立一等功。如今，在火箭军各旅，一茬茬优秀士官已走上指挥长岗位。

一次红蓝对抗演训中，刚刚进入发射程序，导调组判定2名号手负“重伤”退出战场。因缺少操作号手，我们只能无奈退出发射。真正到了战场上，如果出现战斗减员，导弹难道就不打了吗？带着这样的思考，2017年初，我建议推动“一专多能”“全岗操作”训练，力求使每名号手熟练掌握整个发射架所有岗位的操作。

一个发射单元有多个专业，每个专业从入门起步到熟练操作，至少需要好几个月。要让一个人掌握那么多岗位，难度可想而知！任务在倒逼，再难也要干。一连几个月，大家都铆在阵地上，不断换位，一遍遍操作，一遍遍复盘。慢慢地，我们把所有岗位的操作练成了肌肉记忆，大家的配合变得心有灵犀，多次在随机减员的情况下，成功完成发射任务。

从炊事员到战斗员，从战斗员到指挥员，入伍之初的一个个梦想，都不知不觉变成现实。战友们在新的征程上，让我们一起奋斗吧！

##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

■海军陆战队某旅科长 李焯睿

声剧烈的爆裂声把我惊醒，一阵刺鼻的浓烟涌了过来。七八个教员挥舞着橡胶棒，把我们赶进一个3米深的大坑里。接着，几颗催泪瓦斯弹扔进来，一个巨大的盖子把我们严严实实地关在了里面。

我的眼睛、鼻子像烈火灼烧般剧痛，五脏六腑都在抽搐，脑袋就快要裂开，真实体验到什么是窒息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紧张恐惧起来。旁边，有人拼命跳起来，用手去顶密封盖；有人用脑袋拼命撞坑壁；还有人已经趴在地上呕吐抽搐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密封盖打开，浓烟得以部分消散。可还没等我们缓过来，新一轮又开始了。那一夜，8名学员因坚持不住而退出。

这还只是人营第一课，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。特种兵执行的都是深入敌阵且极具危险的任务，一旦被敌人抓住，必然要经受残酷的刑讯逼供，于是就有了“虐待训练”这门课。

52个小时里，我们被脱光外衣、反绑双手、黑布袋罩头，拖到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里，溺水、烙印、坐水牢……教员的严厉和狠劲，跟电影里刑讯逼供毫无差别。

有一次，我整个人被教员按进泥水塘里。由于时间过长，我直接呛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我听到教员说：“李，后面的训练会要你的命，你坚持不下去的，赶紧放弃吧！”

这话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。别人能坚持，我就不能坚持吗？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能放弃！就这样，我不断迎接挑战、战胜自我，先后完成了各项训练。

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期3个月的濒海训练。那是整个训练中难度最大的“硬骨头”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能够毕业的学员都是“幸存者”。那段时间，我们每天至少连续6小时泡在冰冷的海水里，不论是陆上训练还是海上训练，重30公斤的背囊必须随身携带。我们困了，教员就用瓦斯弹给我们提神；我们累了，就让我们喝海水。为了坚持下去，我在作训服左胸内侧写下一句话：“把今天给榨



过去！”

号称“地狱周”的海上生存项目开始了。连续5天不给任何食物，24小时不间断进行扛圆木行军、障碍跑、裸潜等高强度训练。一次潜水前，我们发现入水点周围有四五条两米多长的鲨鱼。它们像在寻找猎物一样打转，教员却毫不在意，下令让队员入水。

毕业考核结束，入学时的100人仅有11人走到最后。我不辱使命，取得特种射击、水下爆破、万米泅渡等13个课目的第一，荣获海上特种作战勋章、海上突击队员勋章和雄鹰勋章各一枚，并被校方史无前例地聘为外籍教员。

颁授勋章时，校长将勋章背面的铆钉狠狠地拍入我的胸膛、扎进肉里，以示对勇者的尊敬。随后，其他教员上台，依次把三枚勋章从我的肉里拔出，再次重复校长的动作。如此反复十几次，鲜血渗透了我的前胸。这是该校的传统，寓意着勋章是鲜血凝练而成。

一开始，学校操场上的旗杆林里挂满各国国旗。后来，旗杆林变得几乎光秃秃。而自始至终，我们的五星红旗都迎风飘扬。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心里，激励着我不畏任何困难、不惧任何挑战。



我所在的连队，驻扎在美丽的云南香格里拉。2014年7月，当接到去五连当连长的命令时，我兴奋极了。看到连队门前辽阔的草原，白云底下悠闲的牦牛，远处云雾缭绕的雪山，我一下子被迷住了。

第二天，当得知连队维护的数百公里通信线路，要穿越金沙江、澜沧江、白马雪山，通过藏族、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时，我心里顿时一紧。以前，我没在外线分队待过，连队线路这么复杂，怎么保证畅通？再了解到，全连有三分之一的官兵想“早点走”，我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战士心劲儿这么低，怎么带？

这些事还没明白，挑战就接踵而来。一次光缆接续训练，有个上等兵提出跟我比赛，谁输了谁请战友喝饮料。虽然我也想来个“开门红”，但竭尽全力还是输了。接下来几天，不管是应急拉动、防暴演练，还是机线设备故障处理，几个老士官有意无意就给我出难题。都说新官上任“三把火”，没想到，几个老士官的“三把火”，先把我烧得灰头土脸。

那段时间，我有些沮丧，夜深人静时怎么也睡不着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：连长当成这样，还怎么干啊？翻来覆去几晚上，我一咬牙：自己选的路，再难也要走

下去。不仅要走下去，还要干出样子来！

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要求战士做到的，我先做到；要求战士拿高分的，我先考。从那天开始，训练举杠铃，战士举100斤，我举110斤；每次去巡线，我走在最前面，每块标石埋在哪儿，我都摸得一清二楚。

后来，我再安排工作，大家口服心服。战士们打心眼儿服你，才愿意跟你一起玩、一起干。渐渐地，连队的训练水平上来了，每年军事考核都名列前茅。

对通信兵来说，通信线就是生命线，保畅通就是保打赢。我们连队维护的线路非常长，很多地段地质疏松，一到雨季就会出现山洪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严重威胁线路安全。

2017年7月中旬，云南迪庆州境内连续下了几天暴雨，江水暴涨。那天，线路中断，机房告急。车开到故障点，我们发现，前方多处路段已被江水淹没，泥石流夹带着石块把电杆直接砸断了。山上还在不断往下滚石头，人过去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
怎么办？我先上！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小心翼翼走在最前面，大家也跟了上来。我们把断掉的光缆拆下来，迅速展开接续作业。就这样，我们连续奋战3天，及时恢复了通信。

关键时刻我能站出来，战士们就敢豁出去。5年来，我和大家一起爬悬崖、穿激流、钻丛林，巡线10多万公里。有时，一脚踏下去，雪就埋到了人的胸口；有时，一不留神，人就滑下陡坡一大截；有时，刚踏进河流，人就被激流冲倒……数百公里通信线路始终畅通，我们创造了连续5年无责任性阻断的传奇纪录。随着一次次“出生入死”，大家相处得越来越融洽。

在高原当兵，大家都有很多难处。2015年初，下士小李的母亲出车祸去世。大家很快捐了1万多元，第二天我就将捐款汇到了小李家。

营区的围墙外有个蓄水池。为了改善连队环境，我带着大家换土、种树、栽花、清垃圾、挖淤泥、修池塘，把营院变成

## 照亮我心中的日月

■战略支援部队某旅连长 翁春芳

了花园。司务长朱国风，把丈母娘家的老母鸡和一窝小鸡全抱了过来。班长左涛从市场上买回几只兔子。现在，休息时间大家都喜欢往后院跑，扯把菜叶喂喂兔子、逗逗鸽子，其乐融融。

有一天，战士们把一个红红的“家”字，挂在综合楼大门口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知道，官兵们已经打心眼儿里把连队当成了家，一股浓浓的幸福感涌上心头。在藏语里，香格里拉是“心中的日月”。连队就是我“心中的日月”。这几年来，我擦亮日月的光芒，日月更照亮我人生的道路。

来到军营，希望大家早日在心中日月的照耀下，书写自己最美的军旅人生。

本版撰稿：杨威、王宁、杨佳志、万亮亮、王伟明、邵一鸣、胡桐治、贾浩闻  
图片提供：胡桐治、关亚斐  
版式设计：梁晨